

標註弘道館記述義

藤田彪述義  
高木弘標註

上



特279-316



1200501132376

特279

16

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始



弘道館記述義叙  
天地清淵之氣唯嵬才傑士能稟而運用焉耳。  
故蘊諸內則德輝燦熒彰其外發諸文章則確  
乎不可已磨滅天下尤久。觀其如此也爲其氣  
之所振蓋激勵而不自知矣。如東湖先生者蓋  
是也曩者余在濟西獲觀先生正氣詠格調雄  
拔詞意嚴厲誦之琅琅於金石嚴久而諳記焉。  
當齊犢鬪至平生寧則高聲吟破覺胸中芬蘭。  
酒焚弋獵但恨蔓介短章未盡某底蘊耳。爾後  
墮函京書賈都文堂攜來弘道館記述義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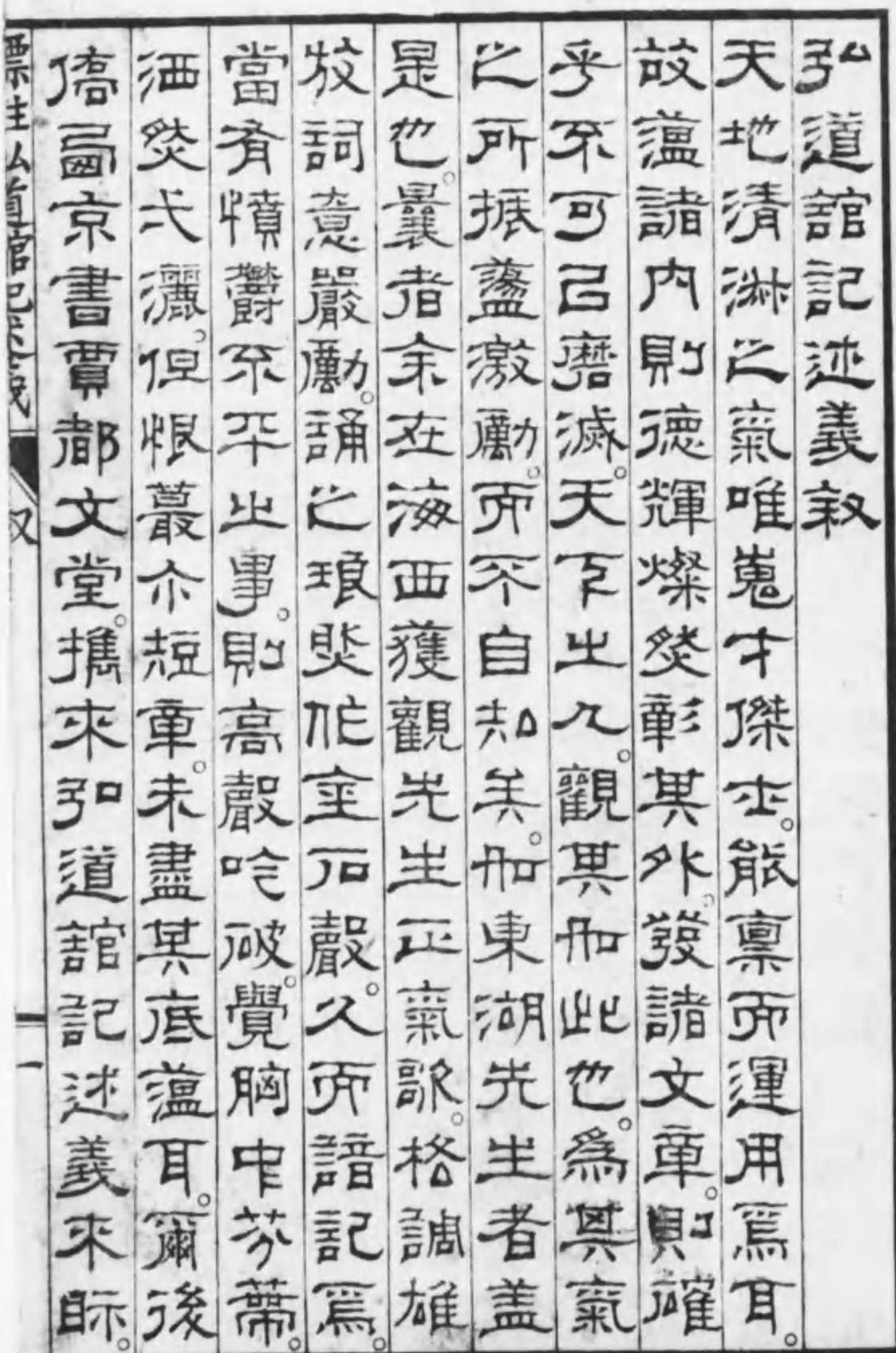
明治十七年  
六月出版

教育書房藏版

# 標註引道館記述義

藤田彪述義  
高木弘標註





余受而氏過讀。拍案歎曰。噫。是先生精神氣魄。出所發也。當先生之告。霸府政衰。邊釁將啓。天下驕熒。而士大夫恬熙。受風廟堂之豆。姦吏弄權。蠹害忠良。貽尊王大義。泯熒幾于無聞。時烈公在國。陞先生於要職。先生感知遇。慨熒召激勵群雄。挽回垂運為己任。氏時才俊。想望公與先生。芝風采。莫不冀接其芝眉。聽其縉論。天下將大有所感。奮興起者。未幾告。公。齊黃楊之厄。而先生示屢苦于葛藟。輶軻阨塞。無一曰。山安。究其倔強排奡之氣。終不以。此盲疑。讀書脩養。

期成功。於身後。先輩有云。得。昌萬世之伸。敵一皆出謔。正先生之謂也。先生已逝矣。其容貌言論。固不可得而見。雖然。此書賴交焉。貯其精神氣魄。浩。二熒流被天壤。而無窮矣。天下士。纂誦其文章。頌其姓氏。乃祀顧。岑寂。不知涕泗出。流落者。此其故何哉。蓋烈公。昌英。憲豪傑之主。首唱尊王。而先生起而翼之。向。出。很嬖。笑于無聞者。煌。二。爲復明于世。而後天下久之。思致夕于。

王室矣。國家令曰。之盛。未必無原由也。然則天

地清淑。出氣唯公與先生。稟而得葆之。故競所爲詞賦。成文章。振盪激勵。煥發人心者。皆自運用之也。抑義公著曰。本史大義明于萬世。契公生百歲。出後崛起。首唱尊王義理。益著其論神道。不隨眩怪僻詭譎。而此記字句簡潔。初學者或未易了解。先生述義明意。引據確實。㠯發其微旨。使讀者瞭然知所擇矣。蓋契公唱之于丘。而先生又和之于下者。所㠯繼述義公之志也。乃其學出醇厚。不苟贊称。亦明矣。於是乎序。

明治己巳蔚林

島田恂謹撰

題辭

### 緒言

儒有君子。有小人。小人儒者爲人。而主求聞達。其終至於喪已。君子儒者爲己。而專脩道德。其終至於成物。是故小人儒無益於國家矣。而君子儒有助於政教矣。東湖藤田翁。學識俊邁。才略卓絕。所謂君子儒也。而爲水戶烈公。惟惺謀臣。嘗申明公所制弘道館記之義。名曰弘道館記述義議。論精明。義理周密。委曲詳細。令夫五倫之

道明至矣。盡矣。凡在兩間者讀之。則孰不  
感激興起而樂向道乎。其有助于人心政  
教果何如也。頃日書肆某來求予編其標  
註。予乃忘淺學管見。以著之標註。因書之  
以爲序。明治甲申六月中浣。

讚岐 高木弘撰

標註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上

臣 藤田彪謹述

高木弘標註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  
不可須臾離者也。

臣彪謹案上古世質人朴。未有書契所謂道者亦  
冥然靡聞焉。然則道固不原於上古乎。曰。奚其然。  
當時特無其名耳。乃若其實。則未始不原於  
天神焉。何以言之。夫父子君臣夫婦人道之最大  
者。上古父子君臣夫婦之分。嚴乎一定。猶天尊而  
地卑焉。上令下從。男唱女和。亦猶天施而地生而  
○經者道之常也。○契約也合也。○文字如執後日之言。持節憑歎。故曰書契。○古典指吉事。記日本記之類。云。說文曰。典從冊。在元上。尊陽。之也。戴神代之。故曰古典。舊說文。由因也。循也。說文。邈遠也。

萬物各遂其性焉。神代雖邈矣，古典所載彰明

較著不復容疑。所謂其實則原於天神者不

其然乎。蓋道猶大路，人人遵大路而行，率由踐履

莫非斯路。則孰復知路之爲路？其路維一無有他

歧。則亦安命路以名之爲自天地以來斯道之外

不復有道。君臣上下，熙熙阜阜，遵之行之，絕無異

端邪。說間之，則斯道之無名不亦宜乎？及百濟貢

吉師始有儒教。然儒之爲教尤重五典，所謂親義

別序信者，皆我所固有特資彼文物以推弘之施

諸我父子君臣用。諸我夫婦長幼朋友則斯道純

一者自若也。至於佛法西來，則不然。其爲教先奉

- 較著並明也  
○爾雅子達謂之岐旁註道旁  
○出也  
○熙熙和樂貌  
○老衆人熙熙  
○間廁也  
○異端者非我之道而別爲一  
○端者也

- 五與五常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純一者純粹  
○不雜之謂也  
○自若猶曰如舊  
○三寶起信論曰，三寶一真如

覺性名，佛法二真如有執持義。  
名法寶，三真如有和合義。僧寶，  
聖王指天神，  
跡事跡，  
其實者云斯，  
詩註，遂衆則，  
法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嚴，  
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無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曉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

其三寶者曰佛曰法曰僧，皆蠻夷之物。非神州所固有。於是斯道不得不設，名以分於彼，理勢然也。故或稱神道，書紀道字面始見於此或稱古道，極皇紀孝德紀皆所以分於異邦。或稱上古聖王之迹，孝德紀皆所以分於異邦之教後之談古者，不知徵於其實，而徒求於其名。名不可見，則曰上世未嘗有道，特不知道之純一地，則有天地之道。有人則有人之道。天神生民之本。天地萬物之始，然則生民之道，原於天地而本於天神也。亦明矣。我公夙潛心於古，典其於道之原本，默識意會，乃一筆斷之曰：天地

之太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嗚呼亦至矣。

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

統。

○神聖亦指天  
○立極周書洪範曰皇建有極  
註皇君建立也  
極中正至極之義也言定帝都  
於天下四方之中正行五倫之道以爲萬國之標準也

垂傳後也

○聚平也

○垂統統緒也

○挺說文技也

廣韻據出也前漢師丹傳挺力

田註特技異

臣彪謹案天神地祇見於古史列於祀典者不可勝數而我公槩以神聖二字蓋亦有說焉請竊論之天地之初神聖挺生其先後次序猶難得而詳也舍人親王撰書紀以國伊弉諾尊伊弉冉尊稱曰七代而又揭諸說於其下互有詳略異同先是太安麻呂撰古事記其七代與書紀正文大同小異而有特稱別天神者常立尊爲始生之神天神相踵而以至

以天御中主神爲始生之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等四神次之舉之於七代之前於是後之言古者或據書紀或從古事記或混兩說以天御中主國常立爲同體異名之神其先後同異之辨猶且如此乃至其功德事迹則諸說紛紜牽強附會無所不至焉夫上世之事年代悠遠固不可執一而論書紀於神代必皆舉諸說以存異同則在親王之時既難得詳也親王嚴密慎重不敢輕決而後人生於千百載之下穿鑿臆斷欲以取信抑亦惑矣昔者孔子信而好古然其所祖述止於堯舜言或及包犧則必曰蓋者慎之

○張皇並大也。幽深微也。深遠也。貽亦遠也。荒大也。空也。唐大言也。莊子天下篇荒唐之言。○使曲者直爲矯。○原本也。○史記世家。孔子講道於洙泗之間。洙泗並水。名。○虛無老子之道。寂滅佛氏之道也。○祕密也。藏也。訣說文法也。韻會方術要法也。謂決定不疑也。○經論朱子曰。

至也。至於後世。老莊之流。或假軒轅許行之徒。或託神農以逞其私說。孔子用心之遠。於是可知也。伏以赫赫神祇。固非夫西土牛首蛇身者之比。且皇統之所自出。神器之所由傳。凡神州之民。不可不詳其淵源。然以今測古。叨張皇幽眇。則其弊不涉荒唐。不經者殆希。故我義公之脩史。始於檀原朝揭。神代大要。於卷首以明。皇統之所。本益亦欲矯夫牽強附會之弊也。所流傳大旨。一本史紀傳頗有脫誤。宜以本藩所刻印本爲正。抑紀傳始於檀原。朝然神祇氏族職官兵刑之類。凡原於太古者悉收諸志。類則神代事實。亦自見於其中。可謂盡矣。今公論述道之大原。欲悉舉神祇以辯異同。則非斯記。

皆<sub>十</sub>悅<sub>十一</sub>事<sub>十二</sub>經<sub>十三</sub>者<sub>十四</sub>理<sub>十五</sub>其<sub>十六</sub>錯<sub>十七</sub>而<sub>十八</sub>分<sub>十九</sub>之<sub>二十</sub>論<sub>二十一</sub>者<sub>二十二</sub>比<sub>二十三</sub>其<sub>二十四</sub>類<sub>二十五</sub>而<sub>二十六</sub>令<sub>二十七</sub>之<sub>二十八</sub>也<sub>二十九</sub>譬<sub>三十</sub>治<sub>三十一</sub>天<sub>三十二</sub>下<sub>三十三</sub>○<sub>三十四</sub>晉<sub>三十五</sub>語<sub>三十六</sub>有<sub>三十七</sub>秦<sub>三十八</sub>客<sub>三十九</sub>處<sub>四十</sub>於<sub>四十一</sub>朝<sub>四十二</sub>誌<sub>四十三</sub>處<sub>四十四</sub>隱<sub>四十五</sub>也<sub>四十六</sub>謂<sub>四十七</sub>以<sub>四十八</sub>隱<sub>四十九</sub>伏<sub>五十</sub>謠<sub>五十一</sub>詭<sub>五十二</sub>之<sub>五十三</sub>言<sub>五十四</sub>問<sub>五十五</sub>於<sub>五十六</sub>朝<sub>五十七</sub>也<sub>五十八</sub>

之所。能盡僅揭其一二。則恐有挂漏之失。於是不委曲詳說。唯舉其立極垂統之迹。昭然明白者。而歸諸上古。神聖之功化。其所以繼述義公之志。斟酌洙泗之流者。於是乎在矣。

人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彪謹案。天神之盛德大業。載在古典者。大抵神異不測。固難以常理論。然益皆天地以來相傳之說。決不容疑。亦不可附會依託。以淆真也。中世以降。信古不篤妄。以私智測。神代以爲古典。所載非皆實有其事。因以寓言解之。其所附會非陰陽五行之術。則荒唐不經。虛無寂滅之說。動稱

姓按九南國極

熱其國人無有

見水者故疑焉

○中庸曰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朱註致

推而極之也位

者安其所也育

者達其生也太

略言之則中者

心正也积者所

行無適而非道

也朱註曰蓋天

地萬物本吾一

體吾之心正則

天地之體亦正

矣吾之氣順則

天地之氣亦順

矣所謂七政謂

山川岳瀆得其常

天地瀆不誠

致中和節言體

道効驗見識也

○東卓越也誠

○天地四方曰

宇四方也

○統總也御治

也

○六合亦天地

也

○六合盛德大業至矣盡矣今欲悉贊之多見其

見識也

皆有神名豈神先降而生其物歟抑物先成而神依之歟神代之事固不易測也有味乎其言之昔者子思作中庸至於論其極致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公假斯語以讚神聖經綸之迹其信古固邁廣成而其卓識亦不在親房之下也讀者徒視以爲形容功化之辭則不可也抑亦穿鑿臆度謂天地何如而剖判萬物何如而生育則又恐非公之意也臣彪謹案天祖之御高天原也光華明彩照徹六合盛德大業至矣盡矣今欲悉贊之多見其

秘訣掩其淺陋遂使神聖經綸之迹與庾辭隱語同類可勝慨哉近世有古學者流能辨其失籍也亦大矣然至於其弊則其論說鴻荒猶身處其世目視其事引喻推類喋喋辯析欲以屈向之疑古典者噫是亦以私智測神代也無乃矯枉過直乎始唱古學者猶頗有關疑之意然既粗闊知文甚則陰挾西洋之學以論迷神代其無忌憚已甚可不慎哉齋部廣成曰上古之事說似盤古疑冰之意取信實難然國家神物靈蹤今皆見存不可謂虛源親房曰伊弉諾尊伊弉冉尊生太八洲及山海草木而其物

○天祖者指天  
照太神

不知量也乃敢竊就古典論其一端曰祭祀之道。

孝敬之義蓋起於

天祖矣

書紀古事記皆載天祖新嘗又製神衣之事但古史太簡不能知其奉何神供申何以

神後人因爲附會之說一切不足據信也何以徵之

天孫之降臨下土也

天祖手持寶

鏡授之因祝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

殿共牀以爲齋鏡照照明訓實

聖子神孫所

遵奉而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豈復有踰於是者邪。

夫有父母然後有子孫則子孫之於父祖生也事

之死也祭之固自然之道而子子孫孫歷世相承

雖至於千萬年乎其所以本於始祖者自若則其

追遠報本之義雖亦至於千萬年乎不可以忽也。

○自若解見前

海外諸邦文物尤備者莫西土若焉西土之教亦一以孝爲本自厥國王以達於庶人但若國王則又有所謂敬天事上帝者神州祭祀之道遠起於神代而云天云上帝者上古殘間蓋亦有以也。中世以降專做異邦之制遂有下祀上帝之禮恐似失古意其他下文所謂捨此從彼者不違

枚舉爲深慨可

恭惟

天祖上同體於

天日下留

靈於寶鏡然則赫赫太陽巍巍勢廟實

天

祖精靈之所在歷代

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

事祖之義兼存焉固非彼異邦之主求皇天上帝

於蒼蒼漠漠之中者之比也嗚呼

聖子神孫

克紹其明德公卿士庶皆體其鴻恩維孝維敬以

○玉篇赫赫高  
明顯盛貌高韻  
高大貌  
○巍巍高大貌

○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方之夷也。

推廣威靈則豈啻大八洲之民浴無疆之化而已。絕海遠洋之外。變夷戎狄之鄉。亦將無不慕我德輝仰我餘光者。豈不盛哉。

寶祚以之無窮。

太祖之垂統

禾孫之建基事

○天猶穢穢  
尊業也

○正史蓋大日

其歲月蓋悠久矣神武天皇善一百  
蓋世愈古則壽愈長皇祖木遠理尊壽

七十歲而  
八十歲而  
九十歲而

○汚降也隆盛  
也汚隆曰盛衰

皇辛酉元年。自辛酉至今。又二千五百有餘歲。通  
神代算之。不知凡幾千萬年也。歷世之久。雖時有  
汚隆。而天皇之尊。萬世自若。猶太陽之懸於

天皇之尊。萬世自若。猶太陽之懸於  
中央。七歷七次。以久異時有

天草野卑賤之臣。又何敢論焉。然幸生於  
之域。世浴於煦育之恩。則亦豈可不知其所原本  
乎初。天孫之降臨下土也。

天祖賜以三  
孫之降臨下土也。

○神明之域者  
也。我神州，  
熟也。育，養也。禮  
樂記：「天地訴合」  
「陰陽相得」。  
「煦萬物」。  
「氣蒸」。  
「煦體」。  
「姪疏」。  
「氣蒸」。  
「天以氣煦之」。  
「地姪育」。  
「以體姪之」。  
「是天」。  
「以體姪之」。  
「是天」。  
「煦覆」。  
「而地姪育」。

種神器曰玉曰鏡曰劍。神器次序書紀古事記皆同。而古語拾遺曰町ノ久ステ八咫鏡及草薙劍二種神寶殺賜皇孫永爲天靈是也神祇令曰凡踐祚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忌部上神璽之鏡劍據之則似以鏡劍爲神璽而

○天壤猶曰天  
地也

則其先後輕重非所輒議也姑存疑以俟後考因勅曰葦原千五百春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汝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方是際高皇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案書紀皇孫之降

卷之三

者臨似其策皆出於高皇產靈尊而天祖不與固非群神之比則當時太議宜必參焉然云一皆出於其意則不能無疑且書紀一說及古事記則皇孫之降臨皆出於天祖意而高皇產靈尊每參其議也故今從之思兼神竭其智手力雄神效其勇天兒屋命太王命掌祭祀之事武雷神當征討之任案書紀有經津主命先武事講古學者以爲書紀益謬傳武雷神近世事迹而爲二神也姑存疑以俟後考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帶仗前行其他群神各奉其職以贊成天業古者稱天皇曰須明良美古登須明良之爲言統御也美古登之爲言尊稱也蓋猶統御宇內之至尊云爾又稱天業曰阿麻都斐都岐阿麻都斐者天日也都岐者繼嗣也蓋謂必

○贊佐也

○皇清詩續大業也王之緒朱傳緒業也

○翊輔也戴親戴也

○赫赫解見上日本書紀曰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底下豈無國歟

日神之胤然後可繼皇緒也及後世有文字訓古登又訓踐祚及勝極以斐都岐皆取於其義耳但若以阿麻都斐都岐爲申天日嗣訓義共通上世設名義其不苟如此嗚呼爾來天日之嗣孰謂書契以前未嘗有道耶

世奉神器以君臨萬姓群神之胤亦皆世其職以翊戴皇室此蓋神州建基之大端也嗚呼天祖天孫所以垂統創業巍巍乎其大矣乃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者豈偶然乎哉

國體以之尊嚴

臣彪謹案赫赫太八洲基於磯駄盧鳴磯駄盧之鳴實成於天瓊矛國威之所由來遠矣嘉穀豐饒於是千五百秋瑞穗之稱武備充足於是

迺以天之瓊矛，指下而探之，是復滄溟其矛鋒，滴澑之潮凝成礁石之曰礮職，盧嶋二神於是降居彼嶋因狀共爲夫婦產出洲國上○豐大也多也，餘也。

○暎日始出也

○夕暉夕陽也

有細戈千足之名。細戈千足舊說皆爲戈矛充足者富足之約語細戈者富足之冠辭非有關於武備也今案後紀人名有五百足者由是以考之千足五百足皆古言而謂物之充足也如以千爲富之約語則不知五百足者何等約語且稱太已貴命曰八千矛神者非取於其威武則亦取於兵備充足可與細戈千足之義相發也故今從舊說而述焉至若曰浦安國曰玉埴內國曰磯輪上秀真國未始不由土壤靈秀風氣淳美之故也。案瑞德國總稱其他或指今本和後世遂通用之於總稱猶本訓日本爲夜麻登皇都之稱與國號相通理固然也。日本之大號起於中世而其所由來蓋亦尚矣。何以知之。維昔天孫降臨下土也。相朝暎夕暉之所照曜以爲此地甚佳乃始營皇居。景行帝幸子湯縣也以爲是國直向日所出因命。

之曰日向。成務帝定國郡也。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神皇愛純陽光明之城既已如此且夫以天日經緯國郡而我處其根本凡四夷百蠻皆仰我末光則日本之大號實胚胎於此矣。

案本也昔對末之稱當時夷蠻朝貢者猶少故未建國號反撫三韓通中西土或稱東天皇或稱日本出處天子遂建日本之號以辨内外本末之分亦唯舉往時胚胎者而發之耳夫日出之鄉陽氣所發地靈人傑食饑兵足土之人以好生愛民爲德下之人以一意奉上爲心至於其勇武則皆根諸天性此國體之所以尊嚴也抑所謂勇武者非惟勁悍猛烈以逞其威蓋亦必發於忠愛之誠請論其略素戔嗚尊斬蛇獲劍以爲是

○書記曰素戔嗚尊天爲行萬人爲傑○正字通才過

西宗主公首席已木良

卷之上

七

神劍也。不可敢私。大己貴神獻其平國之矛曰。

天孫若以此治國必當平安方是時素戔嗚尊獲

罪於天祖。大己貴神將避國於天孫而

不啻不怨朝廷乃獻其寶器以輸奉上之誠其

忠愛之厚何如也。若夫五瀨命臨薨慷慨撫劍以

逆虜未滅爲憾日本武尊疾篤寓懷於雄刀發情

於歌詞其感憤悲壯從容嫋雅又復何如也。及至

後世士猶重廉恥卑怯懦以汗名辱先爲戒忠義

孝烈不乏其人丹心血誠誓天日貫金石而其跡

不迫流風如馨餘情可掬者皆上世遺俗所使然

要之自有一種藹然氣象非海外異邦所企及者。

○天照太神之子天忍穗耳專事高皇產靈草事

故皇祖高皇

產靈草遂欲立

皇孫瓊瓊杵草

以爲葦原中國

之主云云遂念

經津主神武龜

極神平葦原中

國二神於是降

出雲國問大己貴神曰高皇產

靈草欲降皇孫

君臨此地汝意

如何當須避之不

大己貴神謙之不

其子事代主神對曰

宜當奉避木已貴神自

吾當避位讓國曰

內諸神必當同

西示註弘道館已未卷

益國體不得獨尊嚴必有資於天地正大之氣。天地之氣不得獨正大亦必有參於仁厚義勇之風。然則風俗之淳漓國體之污隆繫焉在上君子豈可弗留心哉。

蒼生以之安寧。

臣彪謹案民之爲道也憂莫切於饑寒。

天祖

始開種穀養蠶之道民於是乎衣食焉患莫甚於疾病灾害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始定療病厭災之方。民於是乎全活焉居莫安於宮室哀莫慘於死喪。素業嗚尊五十猛命殖山林足材木民於是乎養其生而慎其終焉有太占以卜其吉凶有盟神

如吾防禦者

吾當避位讓國曰

如吾防禦者

吾當避位讓國曰

內諸神必當同

西示註弘道館已未卷

探湯以決其嫌疑。有禊祓以除其不祥。有歌詠以達其情思。若統其氏族。則有伴造。其任治教。則有國造。縣主稻置之屬。藏兵器於神祠。所以備不虞。戒非常。崇神帝二十七年納弓矢刀於諸社三十一年作劍一千口藏于石上。神宮史不詳。其故。桓武帝延暦中遷都於山城。葛野既而朝議以爲石上去都差遠。可慎非常。乃遷石上。社器仗於葛野。由是觀之。其備不虞也明矣。因竊案崇神帝之藏兵器於神祠。兵器散在民間。適足以臨敵。則神靈所寓可以大張。我軍威其所以謀慮。可謂深遠。日本武尊之征東夷。并伊勢奉其神劍而出。蓋亦此意然。史無明文。敢書鄙見。以備考。置屯倉於各所。所以足糧食。賑凶荒。其他禮神祇禳疾疫。開池溝築堤防之類。無一不出於恤民厚生之誠者。此神皇發政施仁之大略也。

神以粟穀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云。云又始有養蠶之道云云殖種也。

是以天下乂安。四海無虞。年穀豐饒。家給人足。所謂倉生以之安寧者。豈不信然乎。上古指人民曰。於保美多訶。良於保者大也。美者御也。多訶良者寶也。其所以重生靈可謂至矣。夫農者天下之本。本固則邦安。國家之寶孰大焉。然則天下人牧欲安其民者。苟無失其所以爲太寶之意。則益庶乎不違。

神皇之道矣。案周易云聖人之太寶曰位。楚書云唯善以爲寶。未有以民爲寶者。但孟軻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民政事者。適暗合而土地所以養以政事所以理。人民未如神皇專指人民爲太寶之得其根本也。

蠻夷戎狄以之率服。

臣彪謹案素夷鳴尊之獲罪於天祖也。與其

靈以爲衣食以供祭祀材木以爲宮室以供指柳○關神探湯者置神前熱湯而漬手焉以其手燙與不燙證其真僞

○禊祓古事記伊邪那岐木神到坐紫日向之橋小門之阿禊祓訓美曾岐祓羅比又書記禊云游去吾身之灑禊治官掌祀國造民後世置副之專職祭祀縣主相置並治

郡縣官也○左傳備其不虞註虞度也不虞猶不意也不虞猶不意也不虞積聚稻屯以備凶年也凶荒年穀不熟也○厚生者存帛食肉不飢不寒也○無虞者四萬物之靈註靈神也生靈者謂人民也○牧養之官曰太守曰尹曰刺史同猶上古世府也

新羅則熊襲亦自服矣。帝疑焉便登轍遙望曰有海無國神何誘我據此則帝不啻不欲遠征併不信海外有國也然先是外夷朝貢及投化者不一而足。帝豈有不知海外有國之理耶。況以眼界論有無者真兒童之見以斯語耶。且丁卯歲百濟遣使與新羅使朝貢太后太子曰先帝所欲國人今來朝痛哉不及見也群臣皆爲掩涕據此則征韓之役出於義所關係故敢辭焉。後說可乎哉此實大義所關係故敢辭焉。

一日若新羅國王之子若秦主羸政之裔萬里航海望風歸化東夷西戎奔走執役金銀綾羅朝貢不絕視諸蕃猶外府豈不盛哉聖立極無統至靈文自上古神夷戎狄以之率服皆言未有儒教之時故臣亦專就應神帝以上述其大畧不敢說及中世云

少彥名命亦適於常世國案古稱常世其義不遠之地則鴻荒之時明神威靈益既被於異邦然載籍簡古其詳不可得言也。近時古學者流爲之說曰外國諸蕃益皆少彥名神之所經營又有廣其說者曰西土草昧之世有大乙少昊大乙即太乙貴神而少昊即少皞訓美曾岐祓羅比又書記禊云游去吾身之灑禊治官掌祀國造民後世置副之專職祭祀縣主相置並治

子五十猛命降臨於海外。書紀云到於新羅國又云韓地益追稱之辭又云常世國者多指少彥名神其意蓋皆欲尊大乙。皇朝而不自知其言涉晦誕也好古之士可不鑒哉

神帝崇重神祇經綸天業於是任那國遣蘓那喝叱知朝貢外夷向化見於史者蓋是爲始垂仁景行二帝相踵撻伐不服奮其威武仲哀帝親征熊襲中道而崩神功皇后因神祇之教奉

帝之遺意案書紀條有神憑仲哀帝西征皇后曰征

爲鳴荒

○應神天皇七年高麗人任那人新羅人來聘

詔紀戒內領諸

韓人充役作池

名曰韓人池

走執役蓋是等

之事也

○神功皇后征

新羅新羅王聽

服而自降以其

貴臣爲質仍賞

金銀彩色及綾

羅纖織載于八

十艘令從官軍

是以新羅王常

以八十艘之調

貢獻○諸蕃指

三韓云○外府

字出左傳此言

猶我之府庫在

益蒼生安寧是以寶祚無窮寶祚無窮是以國體尊嚴國體尊嚴是以變夷戎狄率服四者

循環如一各相須濟美而其所以然者未始不在斯道之所致也其爲道光明正大固不易一二數

然嘗竊瞻仰神皇經綸之迹以後世之名述之則其要有三焉曰敬神曰愛民曰尚武古史雖

簡而其太體彰明較著不可誣也夫赫赫之威莫盛於天日煦育之恩亦莫大於太陽恩者仁之施

也威者義之發也天皇既承天日之嗣撫育蒼生又據太陽之所出君臨萬方恩威兼

施仁厚勇武並行而不相悖者蓋神皇立極

外也○玉篇百姓曰蒼生

之太體而神州之所以冠絕宇內者其亦在斯歟

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

臣彪謹案神代尚矣神武帝以還十有四

世九百有餘年其間未有書契其有之則實始於應神帝云當

帝之時三韓稱藩朝貢阿直岐

之來自百濟也菟道皇子師之習經典

帝特

遣使徵賢人於百濟於是王仁及辰孫王隨使入

朝帝嘉之以爲皇子之師

據續紀

先是百濟

貢縫衣女王仁等之來又貢冶工卓素吳服西素

釀酒仁香等方是時天下乂安四海肅靜無有一

○厚生解見前  
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  
○綱紀已具備  
張者云法度既

物不得其所者自常情而觀之則尚何外求之爲獨聖主之心則不然也衣食既饒兵甲既足而更召織縫釀冶之工於海外厚生利用之政於是乎益廣矣風俗既美綱紀既張而更求文獻於異域正德之教於是乎大備矣苟非光明正大視德利用厚生見書籍與賢人也正德利用厚生見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正德利用厚生見書弗謾○崇尊也○培養者滋養植物也是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其斯之謂歟。帝之廟祀往往遍於海內而世徒稱贊其武德不知其大有功於文教是以弓馬之士皆致崇敬縉紳之家或闕欽仰豈可乎哉。

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臣彪謹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唐之治教也明四目達四聰敷五教明五刑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無爲而薄飲食竭力於溝洫致孝於鬼神者夏之所以受禪明德恤祀立賢無方曰帝心不蔽簡在帝心萬物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唐之治教也明四目達四聰敷五教明五刑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無爲而薄飲食竭力於溝洫致孝於鬼神者夏之所以受禪明德恤祀立賢無方曰帝心不蔽簡在帝心萬

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竟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克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堯初封唐後徙陶故開唐併稱○明四目達四聰云云齊傳廣四方之視聽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刑墨劓剕宮木辟○二十有

方有罪在予一人者殷之所以興視民如傷不泄邇不忘遠設官制禮法天地象四時郁郁乎文者周之所盛合而言之三代之治教也自唐至周易姓既五厥後廢興不一國號隨變故聚之云西土蓋循木化詔文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而人之爲生待食而飽待衣而暖待官室而安處殆若飛者矰之游者綸之走者罔之收其羽毛齒角鱗介而用之者人之所以靈也神州之尊冠絕萬國固也然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實既完而名或有闕西土之爲邦智巧夙開制度典章煥乎可觀則

二人者四岳人九官十二牧也雖時亮天功者總皆之使之各執其職以相參天盡○無烏而正南面者朱註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南面君位也舜自虞起故爲仁之事也哲智民云云蔡傳知入智之事安民國號○知人安仁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卑宮室云云論語注溝洫田間水道以

資彼有餘以補我不足者亦天地之常理而聖知之用心也及至後世聞見日廣人漸忘本不啻溺於西土之文乃或信南蠻北狄之教以革變於夷噫此奚異於以人而羨羽毛鱗介也於是慕古之士慨然以爲胡教之入神州儒者啓之乃斥周孔欲併廢孝弟仁義之名噫是亦猶廢衣服官室曰奚不從裸裎野處之簡易也抑亦惑矣然則唐虞三代之道可悉用於神州乎曰否治教之可資者既粗已陳於前而有決不可用者二焉曰禪讓也曰放伐也虞夏禪讓殷周放伐而秦漢以降欺孤兒寡婦以篡其位者必藉口於舜禹滅宗國

正疆界備畢。致孝鬼神謂享祀。○明德恤祀云云立。賢無方者謂所用之人。惟賢即立之于位。不問親疎貴賤之類也。亦猶類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輔潛庵曰。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最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者不敢有毫利天下之心也。○萬方有罪在于下。人者張泰獻曰。若萬方小民有罪犯法。却是我統御乖方。喪率。

弑舊主以奪天下者必託名於湯武。歷代之史既過二十。不啻上下易位。或併内外之分而失之所謂。拓拔耶律完顏奇渥溫愛新覺羅者。何等種類。何等功德。而九州臣民若崩其角。又從而贊揚其美。動比唐虞。不亦可憫笑乎。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孫皇統一姓傳諸無窮。

天位之尊。猶日月之不可踰。則萬世之下。雖有德匹。舜禹智侔湯武者。亦唯有一意奉上。以亮天功而已。萬一有唱其禪讓之說者。凡大小洲臣民。鳴鼓攻之可也。况藉口託名之徒。豈可使遺種於神州乎。又况腥膻犬羊之類。豈可使垂涎於邊海。

乎。故曰。資以贊。皇猷若資彼之所長。併及其所短。遂失我所以冠絕萬國者。安在乎其爲贊猷也。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焉。

臣彪謹案。斯道者。即天地之太經。而神皇所遵行也。聖子神孫。既法其大經。君臨億兆。而

更資四土之治教。以扶綱常。以叙彝倫。譬諸草木。既有萌蘖。暢茂之性。而培養有方。則根柢益固。枝幹益長。譬諸劍鏡。固有剛銳澄明之質。而磨礪不解。則鋒鏑益利。光輝愈新。然此特言其理耳。臣請嘗論其實。王仁之來也。始獻論語。亡幾高麗朝貢。表文無禮。菴道皇子怒詰其使。壞其表文。應無狀所致其罪。實在于朕之身。不可逭也。○萬民如傷者。四書解疏曰。傷創也。非憂傷之傷。然蒙憐若人之視。有創者也。吾聞諸。檮里先生。太王之視民惻。然蒙憐若人之視。有創者也。吾聞諸。檮里先生。不世過不忘。遠者注泄。狎也。通者人所易狎。而不狎遠者。人所易忘。不忘。是武王之事也。○法天地者。與天地合其德也。象四時者。與四時合其德矣。其實。四時之道。取天以時。則與四時合其德也。象四時者。動靜。以時。則與四時合其德矣。其事也。法天地者。與天地合其德也。四時之道。取天

神帝愛菟道皇子立爲太子時仁德帝賢而

長及

應仁帝崩太子避位相讓者三年遂殞

躬以成其志其跡蓋過中行然其美不可沒也

仁德帝躬儉素恤民隱海內庶富稱爲

聖帝

太子之聰明謙讓帝之慈仁恭儉雖皆出乎天性而非籍學問之力則其效焉能至此魯論之教於是乎可觀矣厥後自五經博士以至鑒卜脣

我入鹿世竊權柄罪惡貫盈天智帝龍潛與

中臣鎌子學周孔之道於南淵氏明良遭遇水魚不啻同心戮力果決雄斷殪兇賊於瞬息措宗社

於磐石以帝之英武鎌子之偉略遽升

天位直列大臣其孰曰不然而帝能久守儲

位輔佐太政鎌子亦爲內臣屈於左右大臣之下

大化中興宇内一新當是時東宮與內臣其薰

陶啓沃獎順匡救何如也此其神聖英武忠義

謀略雖亦根乎天資而非資切磋磨礪之功則

其效又焉能至此周孔之道於是乎大可觀矣抑

其資於周孔者固在培養斯道不在捨此從彼也

何以知之大化元年之詔曰當遵上古聖王

之迹而治天下右大臣之奏曰先祭神祇而後

議政事夫皇朝治教之隆莫過於大化而遵古

舜舜亦禪禹也○旅伐者謂殷湯放桀于南巢周武伐紂于牧野也○欺孤兒寡婦以篡其位者謂曹操王莽之屬也○若崩其角者籍以爲口實也○歷代之史也蓋二十一史也○若崩其頭傳若崩摧其頭角然又孟子引書曰若崩其角者甚卑外夷也○臥羊之謀欲口液也○謀也疏謀者以道而謀也

西示主人首官已

卷之三

三

○綱常三綱五  
常○彝倫五倫  
○中行中道也  
○隱痛也又憂  
戚貌○謙不矜  
已之善也讓推  
善以及人也  
恭莊敬儉節儉  
○龍潛者曰爲  
諸主時○瞬息  
瞬目自動也一  
呼一吸爲一息  
○偉大也○儲  
位皇太子也○薰  
陶被化其德也  
○書啓乃心沃  
開也沃灌溉也  
薰陶也陶化也  
也○心者開其  
而無隱沃朕

道先祭祀者實爲大化中興之第一義。乃若太寶之令延喜之式揭神祇於卷首。隸浮屠於玄蕃。其所以重國體明名分者。豈不詳且備乎。所謂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者。信有以也夫。

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

臣彪謹案異端邪說誣民惑世者。其流非一。而西戎浮屠之教爲尤甚。西北洋夷之教。其害又浮於佛而祖宗明斷一切驅除。故不論。夫物先腐然後蟲生焉。道先廢然後異端入焉。西土三代之治衰而老莊楊墨之說起。壞亂之極。羸政稱帝。焚書坑儒。儒教之厄亦已甚矣。劉邦復論。然夫物先腐然後蟲生焉。道先廢然後異端入焉。西土三代之治衰而老莊楊墨之說起。壞亂之極。羸政稱帝。焚書坑儒。儒教之厄亦已甚矣。劉邦

起布衣一定九州。其治雖不甚純而寬厚愛人。子

孫相承亦頗崇儒術。當是時休屠之金人猶未獲逞其伎倆也。漢書云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註云今佛像是其遺法也。王莽篡立漢祚幾絕。劉秀崛起。復舊業功亦偉矣。然深崇信讖緝當時學者皆務迎合其意。苟不然者往往見擯斥。儒亦可謂窮也。至於其子莊。遂始迎佛於天竺。或謂西漢元壽中既有佛其說本於魏畧西戎傳然後漢書云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據此則先是未有佛也故韓愈朱熹等皆以爲佛始於後漢明帝時明帝即劉莊也夫華夷内外者。天下之大閑。詩書所載周孔所言。丁寧反覆不一而足。今莊身承漢家正統。及反迎胡鬼於異域而群臣唯唯諾諾。不聞一言半辭匡救其

子堅。初始元年。  
王莽竟篡位，國號新。○劉秀後漢光武皇帝也。

○崛。大也。言光武起布衣，大復漢業也。○識緯前定徵北之言也。○擴。斥也。棄也。○黠。也。屏斥也。○中國。曰華也。○東南。曰華也。○論語。注。闡也。所以止物之出入也。○胡鬼。佛氏。○唯順從也。諾承領之辭。○訓詁。註解之別名。○符待瑞也。謂甘露醴泉。

非益其曰儒。曰學者。徒章句訓詁。是守不能闡明周孔之本意。而識緯符命之說。亦有以蠱其心術。識見故也。然漢魏間。佛法猶未遍於世。東晉之末。清談熾行。五胡內侵。佛法亦漸蔓延。晉書云。姚興黃里立船若臺於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宋齊梁陳元魏之間。奉佛供僧。唯恐後時。隋氏一并南北。而民間佛書多於五經數十百倍。其盛可推知也。當是際九州。

糜亂政教。廢缺其稱。儒者皆以虛無爲宗。以雕琢爲文。舉其宗合諸寂滅之教。騁其文潤飾夸誕之說。故朱熹謂晉宋間釋氏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蘊藏。謂佛經之譯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雄略。武烈之間。皇統幾危。民不聊生。烈聖敬神愛民之道。至是大荒矣。亡幾蘊我稻。目任大臣。實始啓浮圖之端。然而神皇德澤入人之深。若物部尾輿。若中臣鎌子侃侃正議。不遺餘力。當時天皇亦能英斷。屢投佛於

之屬。又符蘇也。○自晉以傳之。宋。宋傳之。齊。成蒲道齊傳之。梁。先術梁傳之。陳。陳宋齊梁陳南。元魏拓拔氏。朝四代之國號。分有天下之國號。○字典。廢爛也。孟子。廢爛其血肉。言如廢爛之爛也。○彌亂。曰亂世。○雕。刻也。琢治玉。氏朱注。使之戰。○廢爛其血肉。也。○彌水。曠遠也。○彌妄。爲大言。也。○彌太水也。○水侵淫敗物。

傳遠。然則佛法之所以大行於世者。文人學士與有力焉。其罪可勝誅哉。神州之有佛。漸於欽明。敏達之朝。瀰漫於之間。蓋神皇之道。正大簡易。仲哀以上率由不愆。應神以降。始資儒教。而當時群臣未推弘。獻旨以培養斯道。又不幸國家多故。雄略。武烈之間。皇統幾危。民不聊生。烈聖敬神愛民之道。至是大荒矣。亡幾蘊我稻。目任大臣。實始啓浮圖之端。然而神皇德澤入人之深。若物部尾輿。若中臣鎌子侃侃正議。不遺餘力。當時天皇亦能英斷。屢投佛於

彌漫者譬佛氏之道蔓延也○幾殆也○聊賴也○侃侃剛直也林次崖曰嘗言則言無委曲也是正辭斷義臣者指明帝之意思○東漢君臣時云○包藏禍心謂挾野心○中亦熟也○中天知帝也○洞通也○萌芽者也樂芽也旁出者也○妖僧者云道鏡也○一轍者謂車跡之同○毒害也害物之蟲也

水火固非夫東漢君臣無識之比也。獨奈蘊我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且挾祖先之勲。據外戚之親。握大臣之權。而又有上官太子之後。據中宗之英明大織冠之智略。不能洞察其禍以絕其根本。至於聖武自稱三寶奴法雖以峻暴崩。我馬子爲始。推古創立寺觀大弘其孝謙爵妖僧以法王而橫流極矣。所謂道先廢然後異端入焉者。神州西土彼此一轍惑世誣民永爲道之大蠹。不亦可深慨乎。抑浮屠之害古人。

○愚冥積言愚昧也○剛強勁毅堅忍論語注楊氏曰。弘毅則不屈於物欲○排擯却也

論之詳矣。其怪妄虛誕固不足道。而其熾若彼者。其故何也。曰。愚冥之民信而奉之智巧之士利而使之。純明剛毅之人惡而排之。姦詐狡黠之賊資而用之。排之者未必得其道。用之者或能成其私。佛法之熾職是之由。何謂信而奉之富貴者恐先後之貪賤。患難者倅身後之安樂。其爲善者欲到彼岸爲惡者祈免呵責。是不亦信而奉之乎。何謂利而使之衆皆信佛。我獨違之不智也。且其流雖妄足以勸懲愚俗。苟有補於我治。何嫌於夷狄之法。是不亦利而使之乎。異端之害民猶疾病之於人。善治疾病者先養其元氣。善排異端者先脩其

大道若徒攻擊驅除取快一時。則禍變所激將有不可勝救者。是不亦排之者未必得其道乎。愚俗之信佛皆徇其欲也。今我奉佛以卒之。則衆之尊我猶尊佛。夫然後彼寧。背其君父。不背佛與我。我之大欲於是可逞也。是不亦用之者或能成其私乎。嗚呼天下之廣愚冥之民十居七八。智巧之士又居其一二。則其奉佛者滔滔日滋。至於純明剛毅之人僅存十一於千百。而又或不免禍敗。則其所以明大道養元氣躋斯民於仁壽之城者寥寥甚少。萬一姦詐狡黠之賊資胡教以結民心。鼓滔滔日滋之衆殲寥寥甚少之人。以逞其大欲。則茫茫天下皆是也。

○論語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指南曰滔滔是借水之流而不返以形容無道之狀。有愈趨愈下意。

○寥空虛也寂也。

茫茫宇宙幾何。不其相率而爲西戎也。當路之人豈可不深謀遠慮。思所以應不虞之變於異日乎哉。俗儒曲學舍此從彼。

臣彪謹案

神聖之建基仁厚威武固既冠絕

○李姓唐國號故曰李唐。  
○詞藻詩賦文章也。  
○學不以其正。曰曲學。  
○阿阿諛也。  
○倡與唱通發始。且倡。

字內。若其文物之盛頗倣倣李唐。於是遣唐留學史不絕筆。博物詞藻世不乏其人。然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俗儒曲學阿其所好。舍此從彼。而聖取於人爲善之美意荒矣。世之談古者。於博物必稱吉備。真備於詞藻必稱安倍仲麻呂。以臣觀之。俗儒曲學舍此從彼者。未必不二人者爲之倡焉。則其才學雖多。亦奚以爲夫。儒教所以培斯道。

○明眞也。倫謂明乎父子君臣未婦長幼朋友五品之倫理也。○正名王觀濤曰。名是名號正名者使名與實相而君臣父子之名分皆秩然有序也。○闔宮中門。○台三公也。輔輔佐也。○玄昉道鏡之事跡詳國史略。○彝倫五倫也。○仲麻呂以才學事唐玄宗而有寵。○覲覲希望也。觀觀神器者欲希望而得帝位也。○瑣缺。

苟讀其書者誠宜體周孔之本意資明倫正名之太義以光隆。神皇之道二人者則不然當僧稱法王真備身列台輔。又號帝師不啻袖手觀望乃率百寮拜賀於其前。若仲麻呂則棄君親廢棄倫北面稱臣於李唐。嗚呼妖僧覲覲神器天地至辱仲麻呂爲之而不恥也。其失節於異域臣子之之太變真備處之而不恥也。失節於異域臣子之無術者猶合不容於名教。况於一人之碩學宏才耶。抑以不學無術爲之則罪止其身以二人之學與才爲之則人將相謂曰大臣猶尊敬禪師晁卿。

尚臣事西土吾輩何人豈合忤法王之意。豈合不慕大唐之化此其所以播惡於衆貽害於後世者二人者不得不任其責也。及至後世虛文浮華日盛一日。神聖之流風遺俗蕩焉殆盡世之言道者不佞佛則阿儒佛者曰梵經爲內典儒書爲外典某佛者某神之本地某神者某佛之垂跡也而學者不啻不辨其妄乃或奉其說顛倒本末混淆内外使神聖之舊典淪於浮圖之狂瀾者其學雖究九經通百家皆真備之流亞也。儒者曰漢土爲中國其外爲四夷禮樂刑政皆中國所設三綱五常非四夷所有而學者耳目習熟不悟其○三綱者父爲子之綱夫爲婦○

之綱君爲臣之  
○陵悔也侵也  
○韓韓退之柳  
也李李白杜杜  
子美○名節名  
分節義

○患失之字  
指富貴權利無  
所不至者雖卑  
污情逆之事惟  
起于一念患失  
皆將無所不爲  
○苟爲先利云  
云孟子朱注以  
義島後而以利  
爲先則不弑其  
君而盡奪之其  
心未肯以爲足

非甚則以夷自處使儒教與斯道背馳者其文雖  
陵韓柳駕李杜皆仲麻呂之流亞也雖然二人亦  
生於神明之域讀聖賢之書縱其身不能全名  
節豈有意於爲後世倡哉蓋察其用心一則恐失  
之一則貪榮利而不知其弊之至此也不亦可惜  
乎孔子曰苟患失之則莫所不至孟軻曰苟爲先  
利而後義不奪不厭世之舍此從彼者其亦可以  
鑒矣

皇化陵夷  
臣彪謹案大一統之業成於樞原弘於  
磯城島隆於輕島若夫典章制度大備於

也  
○頌美盛德之  
形容以其成功  
告于神明者也  
○謚洪周公所  
作錄行之善惡  
以立謚

豐崎而葛城實贊焉上世淳朴君臣稱名而  
亦奉尊號曰神日本磐余彥曰御肇國  
曰胎中曰天萬豐日曰天命開別  
或頌其德或述其靈蓋皆當時贊美之稱中世文  
物漸盛乃追奉謚號曰神武曰崇神曰  
應神曰孝德曰天智皆切中其實其他  
纏向之爲垂仁高津之爲仁德不亦敢  
苟一字今恭本當時尊號又因其謚號以想像  
列聖之德業則稽古之義思過半矣由是言之尚  
武敬神仁以愛民智以明物者益列聖經  
綸之太端遵之則天業恢弘違之則皇化陵  
事已成曰業木  
○恢大之也凡  
西不生人官之也

夷汚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祭神也。

天皇親

焉。皇女侍焉。明神之裔主焉。其征不服也。亦親臨。王之教化。○陵立陵也。夷平也。○言異類皆著。陵之漸平也。○汚是陵夷。隆是恢弘。

○詩註培克聚。上而益下。其理庶務也。明名分慎。國體布公道。勵實效此。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上下俟。○脩邊幅。邊畔也。布帛廣。曰幅。言若布帛之脩整。邊幅。弊外飾而無其實也。○舊章舊典也。

○脩邊幅。邊畔也。布帛廣。曰幅。言若布帛之脩整。邊幅。弊外飾而無其實也。○舊章舊典也。

武之俗移焉。奢侈日長。聚斂培克而愛民之仁衰矣。淫風相競。宮室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脩邊幅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陵夷。職是之由可悲也。夫雖然舊章故實未全。頽敗流風遺俗未盡淪喪。故英明之君一出能脩其緒。則法度綱

紀翕然復舉。若光仁桓武宇多

後三條

後醍醐諸帝或總攬乾綱。或殄滅兇

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

神皇

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者也。豈惟中興之君爲

然哉。藤原也。平也。源也。鎌倉也。室町也。人臣之把

持大權。其故非一。而原其祖先之所以盛。且興。未

嘗不假仁厚勇武儉素忠誠之道也。觀其子孫之

所以廢衰。亦未嘗有不反其道者也。蓋曰。大臣曰

攝政曰。關白曰。將軍。名位雖殊。其實皆所以代天

工弘。皇化故奉。神聖之謨訓則榮從一己

之私欲。則辱可不戒乎。

○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廉官所治無不天事也。

西示主ム首官已下復

卷之三

## 禍亂相踵。

臣彪謹案教莫大於彝倫治莫先於名分二者不明則變故百出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保平以降之事可以鑒焉請論其略

鳥羽帝之於崇德帝藤原忠實之於忠通皆父子也而不相協

崇德帝之於後白河帝忠通之於賴長皆兄弟也而視若仇讐若平清盛殺叔父及從弟四人源義朝弑其父又害其弟九人殘忍已甚而不啻朝廷不罪乃令其相戕源爲朝之關弓於其兄

崇德帝使之源義經之請討其兄後白河帝允之源賴朝之請討世父及弟

帝又許之足

利直義足利直冬之歸順也朝廷納之使討其父兄其後足利氏父子兄弟世相篡奪而朝廷之授官命職唯其強而勝者是視不復問其是非孝弟之道幾乎熄矣平清盛之跋扈遂免刑戮源賴朝之巧詐又倍於清盛然竊太權以十年終至於北條義時以陪臣之賤既傾其主家又敢差兵犯闕遂遷三聖於孤嶋悖逆無道神人所憤而不啻免夷戮能保九世之業足利尊氏又作禍亂敢抗至尊屢害皇子而亦終其天年傳業十餘世此皆變故之大者若其家族陪臣朝尚夕背互相夷滅者紛紜擾擾不遑枚舉君臣○擾亂也

○稗官小官也  
○謂小說家  
也罔也  
○謬誤也妄誕

之義亦幾乎廢矣。稗官野史或書曰。天皇謀

○正字通首齋  
夷魁帥之稱

反或稱曰流親王於京師其謬妄亡論已然亦可  
以見。皇室衰替武人驕橫之狀其稱異邦曰

○要。有。挾。而。求。  
也。要。君。者。謂。示。  
以。不。得。不。從。之。  
也。明。主。姓。朱。氏。故。日。朱。  
明。○。擬。疑。也。言。  
相。似。也。又。像。也。  
比。擬。也。○。僭。下。  
微。上。也。○。塗。泥。  
也。炭。火。也。若。陷。

大唐曰太宋太明甚則指新羅之酋爲帝其無識  
固不足論然亦可以知當時顛倒本末之甚也。其  
間名分錯亂非一而足利義滿之罪爲尤大其請  
大政大臣要君也稱臣於朱明辱國也出遊或擬  
君臣父子彝倫之尤大者尊卑内外之分亦幾乎不辨矣。嗚呼  
行幸僭上也尊卑内外之分亦幾乎不辨矣。嗚呼  
者而其類敗紛淆既已如此所謂禍亂相踵者固  
不足怪。海內塗炭民無所措手足至應永以後而

泥墮火無拔之者也

○涇塞也

極云

太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臣彪謹案不明者涇晦之謂夫彝倫名分既已頽  
敗錯亂則謂大道滅絕可也豈特涇晦不明而已  
哉曰不然道之在世猶太陽之懸於天保平已降  
彝倫雖敗名分雖亂而太陽未墜於地則斯道存  
於人者亦猶自若也故當其喪亂若臻禍變百出  
天又必生英偉絕特之人於其間以扶植天常民  
彝使斯道有所寓而不至於滅絕蕩盡矣是以藤  
原信賴之作亂也獨有藤原光賴之剛毅不屈平  
清盛之肆毒也內有其子重盛之諫諍外有藤原

○才過衆人曰  
英○偉奇也大  
也○絕冠也超  
扶助植立也扶  
立也

○謹直言也○行道也中行者中道也

○轂轂衆口愁也○蹠蹠也蹠蹠也

○竦敬也動也懼也○崎嶇中路不平也三曰不安貌間關崎

○竦敬也動也懼也○崎嶇中路不平也三曰不安貌間關崎

長方之謹議。佐藤憲清遁跡於佛非中行而義不  
肯阿霸府源義經失懼於兄非無憾而忠克效節  
於皇家北條闔門之罪固不容天誅雖然徵泰  
時時宗之撫民攘夷則罄罄赤子何由息肩而赫  
赫神州或不免於忽必烈之蹠蹠矣。後醍醐帝以英武之姿攘除姦兇復恢鴻業海內之  
民再見天日益自。天智帝殤逆賊以來數百年  
間未有此痛快也天未悔禍帝亦不能有終然其所以慷慨按劍遺詔勉恢復者長使志士仁人毛髮竦然感動不已。後村上帝崎嶇  
間關僅守神器於南山之岑今恭觀御製歌

詞其使後嗣想函關踏雪之難以存無逸之戒者亦信足以激發懦夫之心。二帝之鼓舞士氣其切如此以故當時忠義輩出備貳則有皇子恒良皇子則有尊良護良宗良懷良諸王公卿則有藤原藤房藤原師賢源親房父子之倫閨族猶難則有楠氏一門勤王則有新田氏若兒鳩名和菊池結城村上父子之徒雖有器大小而要之英風義氣凜凜磅礴乎宇宙所謂天生英偉絕特之人以扶植天常民彝者不其然乎且夫太陽失光則宇宙長夜太道滅絕則人皆禽獸天地間豈容有斯理然則太陽之不見雲霧障焉而赫赫

炎炎者自若也。太道之不行，亂賊晦焉而光明正大者未嘗滅絕也。故曰：太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標註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上 終

終